



遊走在小說與史料之間—— 讀《黃金時代：一個 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》

黃金時代：一個荷蘭船長
的亞洲冒險

威廉·愛司伯朗森·班德
固原著；林昌華譯/果實

9207/350 元
ISBN 9867796098

平裝

◎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／陳宗仁

在神話、傳說或民間故事的研究中，常見到一個稱為「母題」(motive)的術語，指的是在情節的敘述中，反覆出現的特殊行為與事物；在與海洋有關的傳奇故事中，也經常出現奇風異俗、海難/求生、海盜的劫掠/死亡、船員的叛變/處罰之類的情節。

海洋的故事總是引人入勝，以西方電影為例，早期有叛艦喋血記、金銀島，這幾年有割喉島、虎克船長、鐵達尼號等影片，最近有部神鬼奇航，都是與上述題材有關的電影。

在出版界中，近年亦有幾部書與海洋傳奇有關，如東尼·霍維茲的《藍色緯度》、提姆·謝韋倫的《尋找白鯨記》、菲畢里克的《航向長夜的捕鯨船》，以及林昌華編譯的《黃金時代：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》。

這幾部書描述的年代、故事不大相同，但有個共同點，就是作者們用著某種方式，重新經歷這些海洋史上的著名故事，用自己的見聞、專長重新詮釋這些傳奇故事或人物。

《藍色緯度》的作者追蹤18世紀英國庫克船長的航行，在那個「蘭姆酒與鞭刑」的航海時代中，庫克船長在亞洲海域進行了三次重要的探險活動，他記載了復活島海邊著名的巨人形雕像、夏威夷的食人習俗、澳洲的袋鼠等太平洋海域的奇風異俗，讓西方世界認識到太

平洋島嶼的原住民不是想像中的「高貴野蠻人」，最後庫克船長也被夏威夷人殺害。

提姆·謝韋倫寫作《尋找白鯨記》，如同書名所示，是因赫曼·梅爾維爾的名著《白鯨記》而起，《尋找白鯨記》追述與捕鯨船有關的歷史、文化與作者採訪過程中的軼事。

菲畢里克的《航向長夜的捕鯨船》從另一個角度閱讀《白鯨記》，他根據史料重現《白鯨記》的原型故事：1821年美國捕鯨船「艾塞克斯號」被抹香鯨撞沈，有兩個水手僥倖被救起，卻已在太平洋中漂流了4,500海裡，這是19世紀最為人知曉的海上災難，《白鯨記》作者的靈感即來自此一海難的啟發。

上述幾本書都是再現18、19世紀的航海故事，本文要介紹的這一本書《黃金時代：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》，也是一部典型的海洋小說，比較特別的是，譯者藉由史學的手法，重新包裝一部17世紀的海洋傳奇故事。

這是一位荷蘭船長Willem I. Bontekoe在亞洲海域親身經歷的故事。Bontekoe，中文譯為班德固，1587年生於荷蘭荷恩，父親和兄弟均是船長出身。

班德固在1618年12月擔任帆船「新荷恩號」船長，前往東印度（亞洲海域），7年的時間，遭遇許多離奇的災難，最後逢凶化吉，1625年駕駛「荷蘭底亞號」安返荷蘭。

1646年他的航行回憶在荷蘭出版，很快



地成爲暢銷書，也是歐洲帆船時代的名著。

這本書是在上一個世紀才引進到中文世界裡，1938年有位歷史學者姚楠僑居在新加坡，他根據英譯本翻譯班德固的航海記，但書稿在太平洋戰爭中散失，戰後姚楠重譯此書，1982年在中國發行簡體字本。

由歷史學者引進班德固的航海故事，似乎注定此書在中文世界孤寂的命運，它被編入了「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」，扮演著解說歷史的角色，藏身於學者們長篇大論的渺小注腳裡，航海記中隻字片語的史料性掩蓋了故事的趣味。

1624年荷蘭人在大員建立據點，並在臺灣島各地擴張勢力，面對這一段歷史，高喊著後殖民時代來臨的我們，究竟要如何來解讀？荷蘭佔據臺灣是臺灣島與世界史接軌，是臺灣歷史/文明的起源？還是荷蘭人在臺灣留下了殖民的不義與傷痕？

本書的譯者或編輯在構想如何看待這一部17世紀的故事書時，提出了荷蘭「黃金時代」這樣的概念，似乎在上述兩派的爭端中，對荷蘭人在亞洲的發展史持著較爲正面的看法。

譯者林昌華先生是臺灣長老教會的牧師，同時也是歷史學者，17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傳教史與19世紀馬偕等人的傳教活動必然引起他的關注，1999年譯者前往荷蘭進行研究，本書是他當時學習荷蘭文的副產品。

這本書從1915年的荷蘭文版譯出，包含了三段故事，第一章〈航向東印度〉是1618年12月班德固出航至東印度群島，至1620年間的經歷。

第二章〈前往中國〉，係以航海日誌的形式呈現，1622年4月班德固參與著名的雷爾森艦隊，攻打澳門、漳州，佔領澎湖、來到臺灣的故事。

第三章〈返鄉〉，1625年班德固從巴達維亞城駕船返回荷蘭的經歷。

譯者除了譯出本文外，也利用班德固的文本來詮釋前述的荷蘭「黃金時代」概念，由於作者的專業是歷史研究，因此，使用很多史學材料，試圖烘托出故事中的歷史感。他根據情節的發展與需要，先後撰寫了17篇短文，介紹班德固的一生、荷蘭的黃金時代、荷蘭東印度公司、航海船隻、工具等，並編製了荷蘭黃金時代的年表，不僅便於讀者查考，也將整個故事置於17世紀的海洋史氛圍中。

全書約160頁，譯者編排了約130張圖片，圖片相當精采而多樣，可惜想看的圖片往往覺得太小幅，讀得很吃力。

只是上述的「包裝」方式會不會過於肯定荷蘭人的成就，而忽略了荷蘭人犯下的某些罪惡？如對島嶼生態、原住民的傷害等等？作爲後殖民時代的譯（作）者、讀者，究竟要如何看待外來者、殖民者留下的文獻，恐怕值得大眾省思與討論。

不過，想要看這本海洋傳奇的人不該負載太多的歷史思考，應該讓本書回復到文學作品的面貌，如同譯者在書序中提到，本書有著「洋溢出的海水味」，對一般讀者來說，這是一部典型的、冒險犯難的海洋故事，有著死亡、火燒船、海中求生、奇風異俗、與異族戰爭等題材。

本書第一個高潮出現在班德固船長出海航行5個月後，船隻來到非洲東岸海域，因爲在海上航行已久，船上缺乏新鮮食物，船員得到壞血病，甚至死亡，這種現象普遍出現於「大航海時代」的長途航程中，歷史教科書記載的「發現新大陸」似乎被講述成浪漫的、實現理想的故事，但付出的代價，其實是高比率的船員死亡，其原因，大多源於是補給困難，船員營養不良，死於壞血病。

另一種死亡威脅是船難，在離開荷蘭一年後，他們終於航行到印尼海域，船員在船艙取



酒時不小心引發大火，隨即引燃火藥桶，全船爆炸，206名船員中，只有72人僥倖坐上小艇。

但如同一般的電影情節，這些生存者的苦難才正要開始。這些人漂流海上，面臨饑餓與口渴的折磨，他們用著皮鞋接雨水喝，抓住飛來小艇的海鷗生吃，就在他們決定要吃掉一位少年人時，陸地出現了。

第三種死亡威脅是與原住民作戰。漂流的小艇停靠在某個印尼的島嶼後，為了購買食物，有16名船員被當地人殺害。

除了船難求生的過程外，班德固船長記載了不少奇風異俗，如他們在非洲東岸的島嶼停泊，發現島上的鳥類都不懂得懼怕人類，直到被他們亂棒打死，仍然不會飛走，過一陣子，鳥類才懂得躲避人類。所以鳥怕不怕人，原來是看人對鳥作了什麼。

此外，又有南島民族衣著、武器、飲酒的描寫，不過對17世紀的荷蘭人來講，最有趣的情節，應該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進攻一個遙遠東方國家的故事。

17世紀荷蘭人對於這個國家的認識，虛構多於真實，班德固身為船長，亦參與此一軍事行動，他的航海記之所以受荷蘭人喜愛，也與荷蘭人對這個東方國家的好奇有關，也許讀者們已經知道，這個國家就是中國（明朝）。

此一軍事行動從1622年開始，艦隊指揮官是雷爾森（Cornelis Reijersz），班德固擔任柏格號船長，也是船隊的一員。

他們在6月攻打葡萄牙人的軍事據點——澳門，失敗後，在7月初佔領澎湖群島，不久，又來到大員，此後，荷蘭船隊在福建沿海活動，搶奪中國人的船隻，俘虜中國船員，甚

至劫掠沿海村落，他們曾碰到言而有信的中國俘虜，也被中國官員欺騙，在一次友誼的晚宴後，一些與中國官員談判的荷蘭人被逮捕，船隻被火燒，對於這次事件，班德固感嘆地寫道：「看起來是朋友的人，實際上卻是敵人！」

在此次軍事行動中，班德固船長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合約到期，他無意續約，決定回荷蘭，結束了他在亞洲7年的工作。

對歷史學者來說，班德固的航海記是一部珍貴的史料。班德固擔任17世紀全世界最大的跨國公司——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長，他的描述對了解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運作、發展，荷蘭與西班牙、英國在亞洲的對抗與合作、荷蘭攻打澳門、福建的經過，均是珍貴的史料，特別是1622年雷爾森司令率領的艦隊，其組成、動態，甚至雷爾森與班德固同船歸國，卻不幸在途中過世，這些記載具有史學價值。

同時，這本航海記不僅是一個西洋人對亞洲海域的描寫，也是亞洲海域中的島嶼面臨文字的描述，因為在此之前，亞洲海域中有很多島嶼的人民是沒有文字書寫的傳統。班德固在航程中的記錄，有著某些島嶼少見文字描述，雖然是片片斷斷的。

只是，我們仍應避免太沈重的歷史閱讀，也許讀者在閱讀的過程，會構思17世紀帆船時代的歷史，拼湊臺灣的早期歷史圖像，但也許更多的讀者只記得這是一個航海的故事，一如天方夜譚、魯賓遜漂流記。

總之，冒險、患難的海洋傳奇故事，永遠是讀者們喜歡的主題。

IS N